



名家

两姐妹

〔张世勤〕

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坐在床边。
躺在床上的,是姐姐,103岁。坐在床边的是妹妹,98岁。
坐在床边的是我的母亲。自然,躺在床上的是我姨。
我是不同意她们这次见面的。但外甥胆儿大,不怕事,趁我哥在北京,趁我不在家,拉上98岁的妹妹,就去找她姐了。翻越崎岖山地,一路向东。
我唯一一次去到姨家,还是大一时的暑假,堂嫂要回娘家,堂嫂的娘家跟我姨同村,我便跟了她,翻山越岭。我们村属丘陵,再往东便是山区,根本没有路,走的全是沟沿和地坎。其间,跨过一道道水,走过一片片园,掠过一片片庄稼。堂嫂比我大不几岁,正当年华,也许正是山村出身,成就了她的清爽和纯粹,顶得起肤白貌美这种形容。她额头上渗着汗,脸红扑扑的,我说,你娘家到底在哪里呀?堂嫂说,你跟着我走就是。因堂嫂要在娘家住几天,而我当天还要返回,所以我一路努力记着去时的路。尽管如此,返回时,我也只能奔着一个大方向,翻山越岭,穿过阡陌纵横。
仅去过一次姨家,并非与姨家的感情淡,

而是后来姨跟着表哥进城了。姨生了五女一儿,对大表姐、二表姐、三表姐我都没有太多印象,跟四表姐、五表姐相对相熟一些。尤其四表姐随了姨的性情,身材匀称,长得也美。我毕业后,有段时间,母亲跟着我,与表哥在同一座城市,隔一段时间,我便用自行车载着母亲去表哥家,去见姨。每每,两姐妹都聊得热烈。后来,有车了,更加方便,她们姐妹见面的次数也有所增多。母亲和姨,虽是一母同胞,但除了身形相似,其他多有不同。姨,白净脸,口齿伶俐,嗓音清脆,喜欢谈大道理,天南海北地讲,打着手势,自带气场。母亲则不然,声气小,喜欢讲小道理,更关注家长里短,粗茶淡饭,人情世故。在姨的面前,母亲多是听众、附和者,保持一种沉稳和静默的力量。但私下里却跟我吐槽,说她把过去都忘了,只知道大吹大拉,学了你姨夫的一些毛病。据母亲讲,大表姐、四表姐多次从我家背过苞米、地瓜干。有一年,就要过年了,我姨夫来了,半瓶子酒喝尽了,还在一个劲地海阔天空,大吹大拉。母亲忍不住问了句,是不是过年的事?姨夫顿了顿,说,也算是吧。我家刚卖了只羊,26元钱,准备一家人的年用,

父亲便从中拿出20,给了姨夫,酒场也终于有个了结。类似的事似乎还有好多。我理解,母亲可能更想从姨那里听她说说过年的事,那些共同走过的穷苦日子。但姨总是打着手势,嗓音清脆,大吹大拉,却总是不着边际,与母亲的期待相去甚远。于我来说,母亲所说的那些事,或许都是真的。但即便真的,时过境迁,拉则无意。再说,一个丘陵村与一个山地村的差别,也不过五十步笑百步。那个年代,谁也不比谁强多少。
姨是100岁那年回到乡下去的,母亲则是在84岁那年,便执意早早地回了乡下。按她的说法,来日无多,回去占个屋地盘。可14年后,仍然能赶集上街。
姨托人带来口信,希望姐妹俩见一面,这便有了外甥的安排。事后,我想了解一下她们姐妹俩这次见面的一些细节,据一同陪护前往的大姐讲,去之后,她一直是和四表姐在一起聊,外甥一直是和表哥在一起聊,然后是姐妹在一起聊。聊什么不知道,反正姐妹俩仍然聊得很热烈,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
问题不在于聊得是否热烈和时间长短,关键是如今的姐妹俩都是耳聋,听力障碍严重,谁

也不会听见谁说的是什么。但她们却能够你一段我一段,上说两个多小时。这让我想起一次参加中国作协采风时,《潜伏》的作者龙一兄讲的一则故事:也是一次活动,他与湖南作家谭谈一起。谭谈的方言口音很重,外省人几乎无人听懂,报到后两人出去转了一圈,相谈甚欢。有人问龙一,他的话你听懂了?龙一说,一句也没听懂。问者不解:但看见你们有说有笑的?龙一说,我们谈得很好,很愉快。那么这姐妹俩基本也属这种情况,各说各话,交谈愉快。退一步说,姐妹俩在这个年纪,谁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见了,说了,就可以了。
我问外甥,你听见你姥姥说什么了没?
外甥笑道,只听姥姥最后说,过去你都记不得了,我可不再来看你了。

作者简介:张世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学期刊社原社长、总编辑,《时代文学》主编,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作品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知名报刊,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大量选载。曾获泰山文学奖、刘勰散文奖等,著有长篇小说《爱若微火》,出版作品集多部。

诗歌

我怀念一场大雪最初的样子

〔袁东瑛〕

寒冷即将到来

实际上,我还爱着
秋风拆散了最后一场火焰
说老就老的枯叶,成群结队
走进霜,或者灰烬
远逝的草场暗暗孕育新根
不知疲倦的小溪,泉水
还想把生命,引入下一次的高潮
夕阳终究赶着山的斜坡下来
时间,搬空了一切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

我怀念一场大雪最初的样子

那仅仅是一朵微凉,然后
才是普天的浩荡
我不敢说,一场雪恩惠了谁
当它落下时,风停了
很多声音也停了
只一小会儿,我就看到了一场涂白
像一个人在脸上奋力伪装
一切的巧妙在于巧妙
一切的隐藏也是
现在,我只担心一场雪后
那些隐藏,该怎样粉墨登场

我只等来了一场小雪

我只等来了一场小雪
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
都是雨,那么多冬雨
过度用力
仿佛是女人夸张的眼泪
天窗上,结满晶莹的水珠
有时会落下一滴
表达一种莫名的冲动
滴水的声音,就是融化的声音
把孤独砸碎了
我忽然怀念很多年以前的
一场鹅毛大雪……
那时,我还在流浪
那时,我还相信爱情

静候一场雪落

〔隋英军〕

冬未到,雪不来
白雪尚在路途
红丝巾丰腴,围在肩头
花朵簌簌而落

你徘徊在街头,歌声
在至美中坍塌
几粒残破的音符,收回胸腔
围炉夜酒,养德泽福的人间

一大堆闲置的旧物
一个人的江山
浓缩在一滴酒中
一步一回头

允许香火得到救赎,允许
时断时续,一闪一闪
像化蝶,像破茧
像飞蛾扑火

天地间
是一座空空的房子
在静候一场雪落
而大风,轻易地吹走了所有

梧桐树上的初冬

(外一首)

〔王景慧〕

清冽的风将梧桐枝头
叶子对秋天的思念
完全碎片化了

梧桐树的脸色愈发凝重起来
它不可能对枯叶的喊声
无动于衷

而一颗破碎的心
对于秋水不着一字的遗言
念去去,终是无可奈何

根本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告别
偶有几只麻雀在枝杈间跳跃
为难堪的窒息打着圆场

像一棵梧桐一样伫立
凋零只是一次流转
只要攥紧春风,蜕变指日可待

雪野

原本曲曲折折的路
被大雪小雪抚平,洁白的灵魂
铺展成了梦中的平原

柔柔的情怀飞出雪野
古朴的民谣反复吟唱着
亘古永恒的主题

雪一直下,尘世间所有事物
比白更白,有一盏孤灯
不知为谁点了一夜

随笔

追着儿子的背影

〔梅语〕

送儿子到哈尔滨读大学,考虑到让孩子适应当地生活,我们特意提前一天半到达。
哈市的共享单车很多,喜欢骑行的儿子建议从中央大街骑车回到宾馆。粗略一算,我已有21年不骑车了,但为了跟上儿子的步伐,简单练习了一下后告诉儿子“老妈没问题”。考虑安全问题,我们没有选择电动自行车,只是选择了最普通的脚踏车。
儿子在手机上查询好骑行路线,在前面带路。他不放心我,一边骑车一边回头看我是否跟上。后来儿子告诉我,自行车的右手把套可以转动,会发出铃声。于是,我就不时地转动车铃,告诉儿子,我就在他的身后。
看着儿子骑行的背影,有欣喜也有些许的伤感。欣喜的是,儿子小时候都是我带着他,如今他给我领路,儿子真的是长大了。同时,我也伤感自己在衰老。
哈尔滨的秋天,早晚温差很大,一季有两季的感觉。天气格外好,或许是下过雨的原因,碧空如洗,云彩洁白,如童年时的棉花糖,真想迎风展翅摘一朵、品尝一下……下午的阳光还是有些“威严”,时不时穿过云层倾泻到人们身上,很暖也很晒。按习惯,此刻我会打开遮阳伞,保护这张已经不算年轻的脸。但为了陪伴儿子,我无惧阳光的热烈,紧紧跟随在儿子的身后。有多久没有这么无惧阳光,我已记不清了。
为了我的安全,如果遇到有井盖或是凹凸不平的地方,儿子就会用手指指地上,让我小心避让。儿子还教我遇到突然停下的汽车,要小心车上的人开车门,还告诉我,如果发现没有自行车的慢车道,可以上到人行道上,而不能在机动车道骑行……他竟然有些婆婆妈妈的感觉了,也许亲人之间的爱就是婆婆妈妈吧。
骑到一段坡路时,好不容易到了信号灯处,我气喘吁吁撵上儿子说:“休息一下吧,去给老妈买瓶水。”儿子非常听话地去了路边超市。他有多久没有这么痛快地听我话了?好像是自从进入青春期就很少有了。
儿子见我累了,说:“妈妈,咱把车还了,也快到宾馆了。”还车时,手机显示骑行5.2公里,支付4.5元。内心有点小窃喜,看来自己还不是太老。
回到宾馆,我足足睡了两个多小时,晚饭也是在宾馆点的外卖。儿子说:“明天开学了,就不能陪你了,咱吃完饭去江边看看,还骑车如何?”
闻听儿子此言,我心里有点心动容。儿子读大学就意味着与父母渐行渐远。送他上大学一直是我的夙愿,但这些年几乎是操碎了心,有时巴望着时光快点过去,送他升学,尽快离开我,分别我都不会伤感的。但眼下还没有面对分别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已经有些恋恋不舍了。于是,爽快地答应他“再去骑行”!
儿子听从我的建议,先坐公交车去江边,回来再骑车,否则来去都骑车,时间就太晚了。
20时32分,我们坐上了9路车。
坐在车上,夜幕下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在不断后移中显得缺少亮色,看哪儿都有些漆黑的。儿子说:“如果从正能量看,哈尔滨生态好,光污染少。从负能量讲,就是亮化工程做得差了些。”他能这么看问题,我真是很欣慰。曾几何时?青春期叛逆,他看问题颇有些极端,非黑即白。现在,他已经能够客观地看待问题,看来是真的长大了,也可以看作是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在江边附近的公园公交站下车,我们发现不远处有共享单车。公园偌大的空地任由我和儿子同时开心地穿行,儿子撒欢在前面飞快地骑,嘴里还不时大喊着,空中回荡着他夸张的喊叫声,完全是一种释放状态。这几年,面临中考、高考,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追着他的背影看,朦朦胧胧中,他就成了一匹脱缰撒欢的野马……对我而言,可谓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有欣喜,有心疼,更多的还是不舍。那一刻,我那么想追上他、抓住他。我飞快地骑着,脚底生风。在儿子的影响下,我不由得也喊了起来:“儿子,你慢点儿骑,你慢点儿,让我追上你——”
一眼望不到边的公园广场,此时此刻只属于我们母子俩。自行车的铃声在城市上空悠扬回响,显得那么清脆悦耳,动听极了。
围绕广场,我们不知骑转了多少圈。转着转着,我们俩不自觉地朝着宾馆的方向骑去。
骑行软件显示:从松花江边骑回宾馆5.8公里。
依然是儿子前面骑行带路,不时回头:“老妈,你还骑得挺快啊!”儿子竟然“表扬”我了。
我看着儿子的背影,紧追不舍……此刻,幸福满满。

艺术作品



黄山雾凇

摄影 刘宏成

散文

急诊室里的“火线桥”

〔张家丽〕

沂蒙山的11月,风是冷的,心是热的。在红嫂纪念馆“火线桥”雕塑前,我凝视着展墙上那一幅幅无声的黑白照片,明德英用乳汁救伤员的瞬间被定格成永恒;“沂蒙母亲”王换于创办战时托儿所的身影虽已模糊却充满力量;“沂蒙六姐妹”在灯下赶制军鞋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照片静默无声,却在灯光下诉说着用生命铸就的忠诚与担当。
“这不是普通的文物,这是精神的丰碑。”讲解员的声音在展厅里回响。
那一刻,我胸前的党员徽章微微发烫,耳边仿佛响起急诊抢救室里监护仪规律的“滴滴”声——那跃动的生命波形,何尝不是新时代的“火线桥”?

这些年,我记了本“急救日记”:凌晨3时17分,72岁心梗患者室颤3次,除颤成功后,他儿子攥着我的手时,眼泪就掉下来了;15时42分,4岁娃高热惊厥,奶奶攥着我的白大褂哭,我用冰袋敷他额头,像哄自家孩子;22时09分,独居老人心脏骤停,18分钟按压后,他缓缓睁开眼深情凝视着我……
这些数字不是报表上的冰冷条目,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坚守,是护士站保温杯里的红糖姜茶,是沂蒙六姐妹纳的“千层底”,一针一线,扎扎实实,暖暖心心。

红嫂精神是急诊人的价值坐标

明德英的故事,我看了很久。那滴乳汁是超越食物的母爱,是一位母亲在生死关头毫无保留的托付;王换于“咱的孩子没了还能生,烈士的骨血不能断”的话语,同样振聋发聩。这两种托举,一个用血肉,一个用骨血,都重逾千斤。
去年冬天,急诊送来一位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老人,她攥着我的手直抖:“别救了,我家那口子还等着我做饭呢。”我蹲下

白衣执甲 做新时代的守灯人

大夜班,曾因哮喘在我这里治疗好转的小患者举着她的新画作跑来。画中的我身着白衣,背后是急诊室彻夜通明的灯光,稚嫩的笔迹写着“你就是我的红嫂”。她认真地说:“张阿姨,等我考上医学院,也要像红嫂那样救治病人。”我摸着孩子的头,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看到了那颗种子正在新的土壤里发芽。红嫂精神,不是遥远的雕像,是每个把患者当亲人的急诊人;不是过时的故事,是监护仪跳动的波纹里,永远滚烫的初心。
我们到结对帮扶的老旧社区义诊。一位独居阿姨血压高得吓人,却总说“没事,老毛病了”,我们反复劝说,当场为她做了详细检查,并叮嘱她去社区医院更新档案。临走时,她塞给我两个苹果,说:“姑娘,你们比我那远在外地的孩子还贴心。”红嫂当年救护的也是素不相识的战士,这正是我们将红嫂精神从个体救治扩展到体系化保障的生动实践。
离开沂蒙山那天,我在纪念馆留言簿上写道:“我的奶奶是沂南人,今天,我回家了。”红嫂的乳汁,已化作我们白大褂上的消毒水味;“火线桥”的石头,已变成监护仪里跳动的波纹。”
做新时代的“红嫂”,不用刻意寻找战场。急诊室的灯亮着,患者的呼吸匀了,家属的眼泪止住了——这就是我们的“沂蒙山”,这就是我们的“火线桥”。这场精神的接力,永远不会结束。